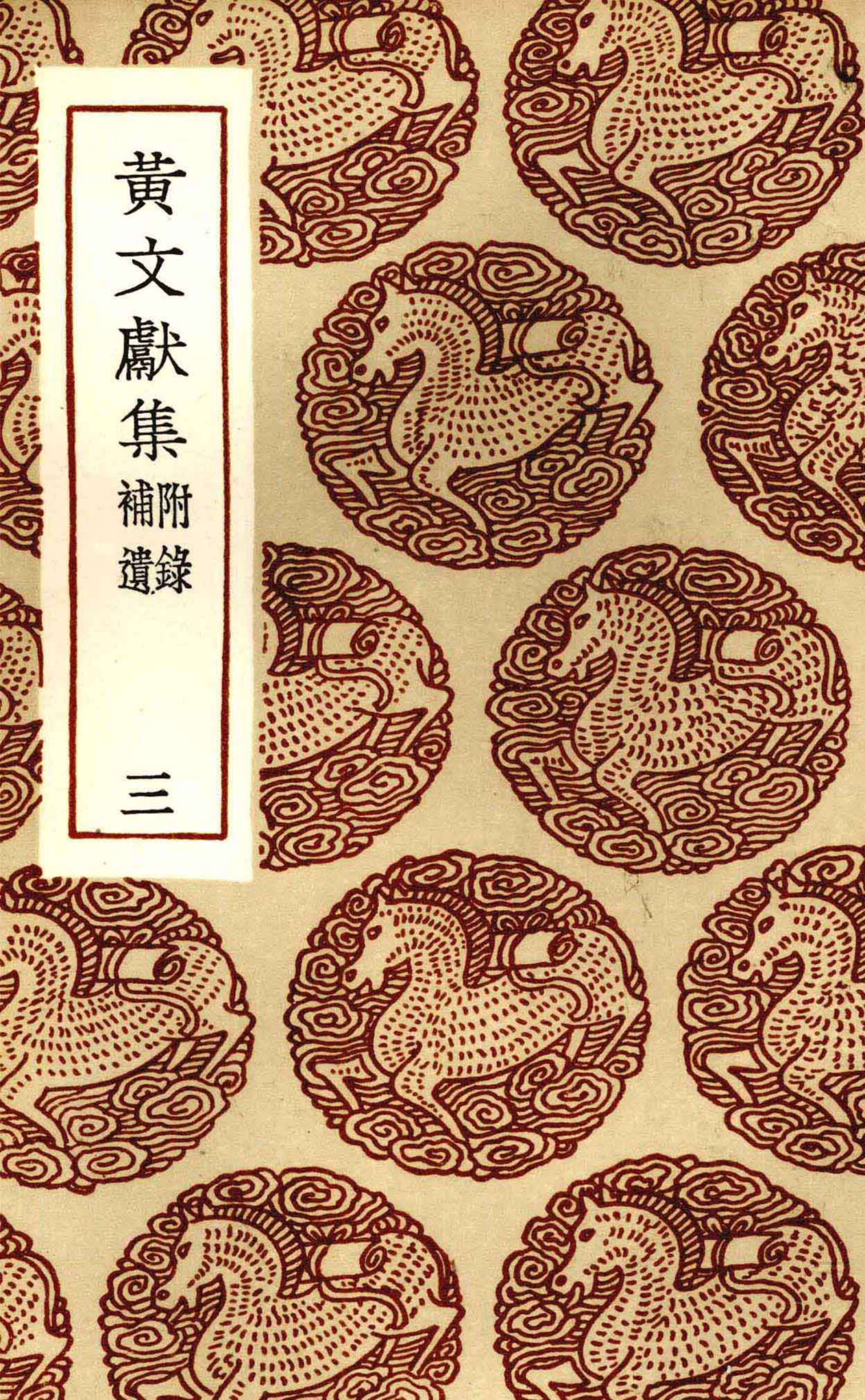


黃文獻集
補附
遺錄

三



黃文獻集

附錄補遺

(一)

黃潛撰

黃文獻公集卷之四

題跋

題陳茂卿詩卷

茂卿贈予詩。稱古來賢達士。不靳當世知。勗哉保令德。千載以爲期。嗚呼。其望予至矣。而固茂卿所自志也。夫窮一世之贊毀。不足動其心。而獨有待夫寥寥無情之後世。誠亦可悲矣。今其自託於千載者何如哉。攬卷及此。流涕而已。

題山房集

孟子稱王者之迹熄而詩亡。夫詩生於心。成於言者也。今之有心而能言者。與古異耶。山謳水謠。童兒女婦之所倡答。夫孰非詩。彼特莫知自名其爲詩耳。或者幸能探幽發奇。使組織之麗。被於草木。是固知以詩自名。而非孟子之所謂詩也。吾少嘗學文。而知自名其爲詩。顧其用恆在於山高水深風月寂寥之鄉。措心立言。能自異於童兒女婦者無幾耳。自吾去邱壑。而吾詩併亡。今讀姚君山房集。乃知吾所以爲詩。失之此而彼得之。非果亡也。他日從先生長者山水閒。尙因吾詩以求孟子之所謂詩者。其有所得乎。

跋六經直音

周都官爲汴都賦。至使人不能讀。雖以樓宣獻公之博洽。而爲之音釋。其弗知而闕焉者蓋多矣。嗟乎。聲韻母也。文字子也。子非母不生。執其子以求其母而不得。乃憧憧如是耶。易書詩禮春秋之文。昭揭千古。學士大夫童而習之。非若夫賦汴都者之鉤奇撫隱。而使人不得其讀也。直音蓋舊有其書。陳君是編。不過蒐其脫遺。摘其舛謬。爲力亦易耳。雖然。不能讀汴都賦何害。六經之書。一失其讀。則二三聖人傳心之奧旨。經世之大務。所賴以存者幾希矣。夫使之日星垂而江漢流者。陳君是編。不有助乎。方之樓公竭精殫神於魚蟲石樹之細者。不又有閒乎。然予聞有直音。有反切。反切之法。本於西土。今譯人所用二合字是也。陳君目是編曰直音。而兼用反切者。蓋變例也。誠懼夫音之未易以直盡也。是抑可尙也。

跋竹靜齋記

竹。植物。非動物。宜若靜矣。夫一寸之萌。至於劍拔十尋而上者。氣化而形生之也。是果能離夫動耶。乃若其初。則固靜矣。翾飛跂行。未有不本於靜者。豈惟竹然耶。夫知竹之爲靜。未若夫未始有竹之爲靜也。方其未始有竹也。猶未能忘乎靜也。是故竹。物也。動靜境也。物我混融。境智冥合。則靜且不有。而況於竹耶。世蓋有執昔人之言。而求太極於梅枝者矣。先生獨於竹乎。若有見焉。是非善觀物而不物於物者耶。欲知先生者。固不必以竹求先生也。

書吳善父哀辭後

右吳善父先生哀辭。永康胡氏穆仲作。始予未識先生。得先生所爲詩而讀之。其氣盈而不肆。志伏而不

折言無緣飾而忠厚惻怛之意躍如也。私心慕焉。元貞丙申秋。予游僊華寶掌閒。因得拜先生浦陽江上。先生顧予喜曰。吾二十年擇交江南。有友二人焉。曰方君韶父。曰謝君臯父。今臯父已矣。子乃能從吾游乎。子其遂爲吾忘年交。予謝不敢。先生蓋予大父行也。然自是閒歲輒一再會。會則必歡欣交通。如果忘年者。先生閒爲予上下今古人物。使審所擇而尙友焉。先生之心。其有望於予者哉。大德庚子秋。有越客道浦陽境上。謂予先生且死。已而知其妄也。厥明年某月。或又謂先生死矣。予不敢卽哭。蓋猶幾其爲越人之傳也。旣閱月。而韶父之子育以訃至。育先生壻也。嗚呼。先生真死矣。先生之先。處州人。由大父壻龍川陳氏。故又爲婺之永康人。先生嘗以父任入官。仕未顯。而所爲要以直遂其志。中歲頗慕管幼安陶淵明之爲人。因自放山水閒。時與畸人靜者。深幽發奇。以泄其羈孤感鬱之思。遇意所不釋。或望天末流涕。其所居室。扁曰愚隱。先生古冠服。不妄笑言。樵兒牧豎。或戲紿之。先生不疑欺我。不知者以先生誠愚也。晚乃取古所謂全而歸之者。自號全歸子云。先生死時。年六十有四。嗚呼。先生之壽不必滿於德。而其存遠矣。志不必究於物。而其行得矣。稽其存不可謂天。徵其行不可謂窮。先生雖死。何憾矣。顧天之所以佑善人者。君子恆若以爲歉焉。此哀辭之所爲作也。先生之死。予旣哭之以詩。故弗復爲辭以相之。始追敘疇昔。以志予感愴之私云爾。

跋李北海永康帖

宣和內府所藏李公十帖。此其一也。今人往往喜效李書。而罕得見其真蹟。余幸獲見之。而又不能學。安

得相求而適相值哉。

題黃給事山居圖

予讀紹興正論小傳。未嘗不三復而悲之。方秦檜起勢立威。小不附者。輒欲寘之死地。而忠鯁之風。不爲少衰。嗚呼。何其盛也。然皆僅足以掇禍。固莫有得行其言者。嗚呼。又何不幸耶。獨故給事中黃公。居殿院時。疏檜姦狀。檜由是去相位。使當時聽言類如此。正論可無作矣。他日檜卒用。公卒斥。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嗚呼。悲夫。公之去也。屏居海外。馬秦島上。蒼崖崛起。長風怒濤中。覽是圖。猶想見其孤標峻節。當與之並存於天壤閒也。

書石曼卿館直詩後

曼卿仕凡再入館。康定二年二月四日。以祕閣校理卒於官。距作此卷時。僅四浹旬耳。安知非曼卿絕筆耶。嗚呼。曼卿之卓然不可朽。固不必在是。歐陽子所謂軒昂磊落。突兀崢嶸者。覽卷猶可概見也。

跋蘇公父子墨迹

右文安黃門二帖。所言皆私家細事。至煩碎而靡密。無足深論。學士大夫。相與存而傳之者。豈不以其人哉。夫不能以古人自任。千載自期。而欲特區區之文墨。以爲不朽者。可以慨然於此矣。

跋東坡贈巢三詩

右蘇文忠公墨跡。上有秦熈私印。蓋其家藏舊物也。章蔡秦氏父子。人品無大相遠。或與公同時而不相

容。或異世而相慕愛之如此。談者類以爲公論須久而後定。豈不然哉。

跋山谷贈元大師詩

元符二年。公在戎州。有寄題祖元大師此君軒詩。明年。公自戎州放還。以十二月抵江安。又明年。是爲建中靖國元年。公以正月發江安。元師自榮州來送之。故有是作。其詩今載別集中。而蜀刻小本。以爲祖無大師。蓋傳錄者。以元爲无。故又譌而爲無。幸真迹尙在。可證其誤也。

跋崇國公墓誌銘

宋宗室崇國公墓誌銘。翰林學士鄭居中撰。知淮陽軍米芾書。今題曰元章真蹟者。世知寶愛其書而已。夫以公胄系之貴。爵秩之尊。子孫又衆多且光顯若是。而今無稱焉。獨賴此書爲好事者所存。傳而不廢。故其官閥世序。猶可考見。嗚呼。士君子所恃以不朽者。書云乎哉。

書先聖先賢圖贊後

右孔子并七十二弟子像。上有宋高宗贊。附以尙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秦檜記。不知何人書。檜所謂搢紳之習。或未純乎儒術。顧馳騁狙詐權譎之說。以徼幸於功利。蓋指當時言恢復者。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則夫言恢復者。未必與孔子異意也。詎可一切以功利目之乎。檜作此記時。距其卒僅七十六日。其罔上誣民之心。至死而不已也。今其說猶與圖贊並存。庸表而出之。以俟覽者詳焉。

跋朱張二先生帖

慶元學禁方厲。爲士者至更名他師。其間遺尺牘之偶存者。未必非毀棄之餘也。乃今遂如壁書篆簡。復啓其祕。是孰使之然耶。俗好之向背。固足占氣運之盛衰。士君子政不當隨世爲歆艷簡薄也。林生出示所藏朱張二先生墨蹟。因書以諗焉。

記止善集

止善集者。上虞劉先生自名其所爲書也。先生名漢儀。字山甫。伯氏侍御史忠公。以直諫有名。宋理宗時。爲史嵩之所毒以死。其季華文公。亦以材爲名。監司獨先生用特恩補官。仕稍不顯。顧能以道自任。旣沒而言立。嗚呼。何劉氏兄弟之多賢也。潛生也後。不及拜忠公之子婺州史君。而辱與華文公之孫彥德游。獲觀所謂止善集者。蓋先生之學。得於雲源何氏。雲源得於建安蔡氏。然先生書所述。皆其真知實踐。不苟牽引。取合乎師說。世之剽掇近似以資口耳者。不可少媿哉。表而出之。以自警也。亦以厲吾徒也。

題脫鞞返櫂二圖

嗚呼。古之所以取亡者非一。而漢唐之亡。獨與宦者之禍爲終始。豈不悲哉。當理宗時。宋祚微矣。盧董之儉謀狡智。非不能爲甫節士良也。衣冠之禍。所以未至。如建寧太和之烈者。夫亦一時之清言勁論。有以殺其勢而遏其衝乎。故資政殿學士牟公之守姑孰也。管畫脫鞞返櫂二圖而爲之贊。宋臣怒其譏己。風臺臣論罷公。公去未幾。而宋臣輒斥他日公旣召還。宋臣亦輒進。然竟以公疏卒不復用。君子小人勝敗之機。實繫於此。是雖若無救於趙氏之亡。其不遂亡於二三豎之手者。天歟。人歟。覽是圖者。未可第以爲

一時之清玩也。二圖作於寶祐丙辰。後六十年。爲今延祐丙辰。公之孫溧水教授君。更購善工。縮圖爲小卷。以便觀者。且俾其門生黃潛識焉。實是歲之九月九日也。

跋續歸田賦

續歸田賦。黃山李先生擬漢張衡之作也。衡賦不錄於漢史。唐李周翰稱衡四十不仕。順帝時。闕官用事。欲歸田里。故作是賦。以予考之。殆不然也。衡事安帝。爲郎中太史令。永初中。謁者僕射劉珍等。請衡參論東觀。時衡年未四十。然則謂衡四十不仕者。非也。順帝時。衡以侍中在帷幄。諸侍共譏之。衡乃傲離騷賦。思元。而歸田之遺言寄意。無及宦豎者。然則謂衡此賦作於順帝時者。又非也。蓋衡初游京師。舉孝廉不行。辟公府不就。大將軍鄧騭奇其才。累召不應。賦之所爲作乎。衡後由侍中出。爲河閒相。徵拜尙書。終其身。未始一日歸田也。豈衡少作此賦。晚復悔之耶。今先生年逾七十。以郡文學滿三歲。解印綬去。非效衡爲空言也。欲知先生者。尙以予言求之。

書王申伯詩卷後

始予弱冠時。學爲詩。同郡柳道傳、王申伯、陳茂卿、方子踐、子發。皆以能詩稱者也。柳初效粵謝皋羽。後自成一家。方受學尊父存雅先生。而雜出於謝。陳與謝不相識。乃酷似之。獨申伯別出機軸。十數年間。星離雲散。凡予所與游與居。而以文字相娛樂者。又一時之人物矣。延祐庚申秋。予忝預校文鄉闈。會申伯繇閩闌。白事中書行署。相與握手道舊故。出所爲詩如千篇。清粹圓美。庶幾霜水涸而涯涘見者。於是茂卿

死已久。道傳方入爲國子學官。子踐兄弟亦遞迹仙華山中。不復與世接。顧予乃得從申伯。相傾倒於邂逅之頃。聆其詩。豈非所謂趫然之音者耶。申伯之子餘慶。尤善爲古章句。且將小屈蟠。以求合有司之繩尺。而子發之壻吳萊。竟以言春秋取鄉薦。抑又一時之人物矣。然則予於申伯。能勿重趫然之喜耶。因泚筆書卷尾。以志歲月。

書餘姚新學詩後

餘姚學正楊君。請于府若州。撤廟學而新之。予友彥實。旣爲作記。歸美其守長。邦人士樂君之志有成。而懼來者之弗嗣也。復相與播之聲詩。以垂無窮之思焉。昔者魯修頴宮。孔子不書。而史克頌之。蓋美其君而爲之師者弗與也。何楊君之得於羣公者閎侈若是哉。記春秋之所不書。法之變也。歌詩人之所不頌。情之不可已也。情之不可已。而至於法之變。夫亦禮以義起者也。凡龔斲之密。丹黝之麗。紀詠備矣。故予爲本詩春秋之旨。系之末簡云。

題徐君行卷

人莫不有親也。聖賢之於塗人。無以異也。謂事親必若曾子而後可者。蓋欲夫人以曾子自爲。固非曰曾子爲獨然。而人不能皆然也。古者比屋可封。而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豈惟曾子然乎。予於徐君之事。則重有感矣。徐君以一文學椽。棄官歸養其親。時之文人才士。相與稱道之不置者。得不以其事爲甚高而難行也耶。夫以徐君之事爲甚高難行者。非知徐君者也。謂徐君爲能然而人不皆然者。是厚誣天下之君

子也。由徐君之道，充而至於曾子，其可也。孝子不匱，徐君則庶幾矣。景行行止，尙奚以多言爲哉。

記石經

漢石經自北齊徙鄴，隋復徙長安，至唐初已不啻亡其什九，而拓本猶藏開元御府。由開元迄今六百年，石之僅存者不可知，拓本之可見者，若是而已。未知後六百年，其存幾何？好古博雅之士，所宜珍護以謹其傳也。

恭跋御書奎章閣記石刻

天歷二年春三月，上肇開奎章閣，延發儒流，入侍燕閒。冬十月，臣鐸爾直作頌以獻。至順二年春正月，御製閣記成。秋某月某甲子，大學士秦禧宗禋使臣阿榮傳旨，以刻本賜焉。臣鐸爾直抃蹈而退，襲藏惟謹。以臣潛待罪太史，屬俾紀其歲月于下方。臣竊聞前侍書學士臣集爲臣言：皇上以萬機之暇，親灑宸翰，書奎章閣記，刻真禁中。凡墨本悉識以天歷之寶，或加用奎章閣寶。應賜者必閣學士畫旨具成，業持詣楊前，四復奏然後予之。非文學侍從近臣爲上所知遇者，未嘗輕畀。臣鐸爾直當上踐祚之初，以保寧等處萬戶召對明仁殿，持詔發兵河東陝西，尋以前鋒迎敵，遂巡鎮拊安河南山東。又被旨督諸將平雲南，陛辭之日，旣賜之弓矢，及他服用貴珍之物，以重其行，逮凱旋而復命也，顧以辭藝進，而特預是賜，殊嘗之恩，負絕無比。茲蓋時清主聖，弛武而降文，示之意嚮，以風厲於四方，將使中林兔罝之士，莫不鼓舞變化於雲漢昭回之下，甚盛德也。一嘖一笑，豈虛乎哉？臣鐸爾直以周通之才，出入文武，動協上意，抑可謂

不辱君賜矣。臣是用備著之。若夫天縱聖能。心畫超詣。有非疏賤下愚所得而窺測者。不敢贊一辭也。

跋李西臺書

考亭朱子與尤公延之。評西臺書。足以見前輩不務爲苟同。洪公景廬。既不敢可否於其閒。樓公大防。又不過署氏名而已。後學尙何言哉。

跋晝錦堂詩

祁國杜公草書晝錦堂詩。紹興閒嘗歸之內府。詩中適有御名。故刊去之。然此字本韓氏家諱。而祁公用之不疑。古人臨文不諱之意。尙可見也。

跋韓令公眞贊

居士集此贊末句作丞相魏公。按公以嘉祐八年。封衛國公。治平二年。迺進封魏。贊作於元年之八月。曰魏公者。蓋後人追改之。幸眞跡尙存。可考也。

跋黃希明字說

易大象離之體十有六。或爲火。或爲電。獨離晉明夷四體爲日。大明。日也。故傳不曰日。而皆謂之明。用易者之於日。取其明而已。然予觀易之稱名取類也不一。晉之彖象。同稱明出地上。而彖言麗乎大明者。明在彼也。象言自昭明德者。明在我也。新安黃君名晉。而字希明。夫希之爲言觀也。慕也。惟無慕其在彼。而觀其在我者焉。斯有以合其明矣。君以字說來求予題識其後。乃爲本諸易而申言之如此云。

書肯齋李公遺墨後

賈傅以喪師去國。朝士中與之不合者。或從而追數其罪。以爲可殺。及得一郡而去。則賣降恐後。君子恥之。李公本以忤賈。一斥十年。其復官進職。起師長沙。賈已在謫籍。雖力詆之。孰曰不然。而公此帖。顧謂入謝表啓。只須引咎。不可怨尤。至其盡瘁事國。視死如歸。英風偉烈。乃如此。孔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又曰。有言者不必有德。豈非然哉。

讀譚汝楫傳

予久留京師。竊觀四方之士。論述時人行事。未有若豫章王武所譏譚汝楫傳。使人讀之而不厭者。豈武之文爲可尙哉。亦汝楫之事有足稱道。故武得以馳騁其筆力如此爾。昔歐陽子爲桑懌傳。謂司馬遷所書皆偉烈奇節士。怪今人如遷所書者少。疑遷特雄文善壯其說。古人未必然。及得懌事。乃知遷書不誣。今人固有而不盡知也。夫以汝楫前後捕執大盜百三十有五人。旣已無愧於懌矣。然懌惟以交趾獠叛。嘗被命一往殺之。而汝楫連引兵攻獠賊。手射殺其酋。又縱兵殲其衆。而生致其酋六十一人。九洞悉平。其討叛黎也。與主帥分軍鼎立以相犄角。而獨擊敗賊數千人。又以偏師突賊圍。拔其守將暨麾下十九人。而乘勝斬首四十一級。他奇謀僞功。有未易遽數者。視懌爲孰多乎。至其以寡敵衆。往往挾數十騎。出入賊衆三五萬人中。子戰歿而弗顧。人馬俱中流矢。身被七十一創。而戰益力。及救兵不至。潰圍而出。猶反弓射殺數人。爲事蓋有甚難。而其所遇與懌甚不同也。然懌與汝楫。崎嶇簿尉閒。名位畧等。懌以吏匿。

其閥用例得兵馬監押而汝楫亦牽於吏議功狀久格不下隨牒調補郡錄事判官茲非有志之士所爲太息流涕者耶嗟夫使汝楫與歐陽子生同時宜愈信遷書之不誣而擇不得專美矣世無歐陽子而使武得著錄其事汝楫倘藉是而有見於世復何憾歟庸表而出之以俟後之秉史筆者

跋荆公帖

廣漢張子言公書如大忙中寫新安朱子以爲切中其病而又謂先君喜學公書今觀此帖風神閒逸韻度清美臨學之家宜有取焉評書者未可以彼而廢此也

跋米元暉帖

翟耆年伯壽好古博雅君子也元暉因伯壽識桂助而傳其術則助之爲術精矣不知今亦有傳其術者乎

跋宋諸公遺墨

淳化閣帖張華桓溫王導王敦四丞相並居晉人之首而總題曰名臣法帖蓋特取其翰墨之工而於人品之邪正有不暇計也此帖自范歐陽司馬氏下至章蔡凡十人皆宋宰執人品不同而同爲一卷者豈亦閣帖舊法乎卷中一帖不書名而標其旁曰宋宣公恐是宋宣獻耳

題吳興趙公書洛神賦

此趙公被旨書寶陀寺碑時所寫公是行遇暴風昌國鉅海中舟垂覆而免殊不以爲意方且遊戲翰墨

及乎屏翳收風川后靜波之句。豈非善謔者哉。卽此亦足以觀其雅量矣。

跋平雲南頌

右平雲南頌。亞中大夫保寧等處萬戶述律公鐸爾直作。初。文宗皇帝。以南詔弗靖。師久無功。特命公往督諸將。深入叛境。殄其兇渠。餘黨悉平。公旣凱旋入奏。因作頌以進。仍錄其副而傳焉。今上皇帝謀元帥。俾坐鎮西南夷。而廷臣無以易公。於是距公之作頌。蓋已十年。朝廷清明。遠人嚮化。兵寢不用。四方無虞。久矣。公下車之日。宜用昔人銘燕然故事。勒諸堅珉。以宣皇威於遐方萬里之外。然則此卷豈直可傳於學士大夫而已哉。

書唐誥後

右唐誥。逸其首尾姓名。以石刻完本考之。則顏公真卿也。始比公山濤叔孫通者。公嘗爲吏部尙書。大歷十四年。代宗崩而公爲禮儀使也。其後公以直。不見容於楊炎。換太子少師。猶領禮儀使者。德宗嗣位之明年。改元建中。其年八月。遙尊母沈氏爲皇太后時也。故事置使。必因事乃置。事已輒罷。公之爲使。不以一事者。若韋縉之在開元。以禮儀使而掌五禮也。凡制敕冊命。皆出於中書。是時郭子儀官中書令。而不預省事。楊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而官門下侍郎。唯舍人于邵獨在中書。起草署行者。邵也。新史邵本傳。稱邵以諫議大夫知制誥進禮部侍郎。而不言其爲中書舍人者。意必以舍人秩卑於諫議而略之也。其用吏部尙書告身印者。尙書實承而行之。官尙書省者之氏名。石刻猶可見也。就其可知者疏之如此。其

殘脫而不可知者。不敢以臆說參焉。亦闕疑之義也。

題東坡臨鍾繇書

古者臨書。多取其意。而不專求其形似。予所見唐人臨二王書。無不然。非獨蘇公此帖爲然也。今之善爲形似者。可謂極天下之工矣。豈古人之智巧。未足以臻此耶。

記水樂亭詩

東陽婺大縣。爲長吏者。恆憚其不易治。若唐于君興宗。宋王君概。飽君極。率以暇日。寓情山水間。苟非能使政平訟理。而田里安於無事。雖窮觀游之美。誰與樂此。然則地固未必難治。獨患夫吏之知以簡易爲治者少也。王君爲縣在熙寧時。嘗從賓寮登西峴山。作亭泉上。名水樂。眉山二蘇公。咸爲賦詩。亭旣廢。好事者或以其詩刻寘杭之南山水樂洞。猶存其舊題曰東陽云。天歷二年秋某月。今縣尹趙侯某。始卽其故處作新亭。且買石復刻詩亭中。侯之爲治不煩。而餘力之所及。亦可概見矣。視前人何歉乎。輒爲志其歲月于下方。庶後之從政者有取焉。

跋米南宮帖

元章負其才氣。傲睨一世。而推服道祖如此。道祖之爲人可知也。世徒以其善書。並稱之曰米薛。而此帖無一語及之。則其可推服者。豈直翰墨之工而已。

題雲山圖

予不解畫。凡古今名筆。皆莫識其所以爲工。近留南屏。積雨彌月。遙望羣峯。隱見觀文殿學士忠簡公澤頃。變幻百出。宛然他日畫中所見。乃知良工之意匠。真能窺造化之妙者。昔人誦穎嘗居戎幕。得士卒心。爲親涉其境。始悟爲佳句。豈虛言哉。

先世墓銘後記

右墓誌銘二通。前銘黃夫人宗氏。於潛爲七世祖妣。實故京城留守兼開封尹。贈之六世祖公第二子諱之從妹。作銘者夫人之姪穎。忠簡子也。忠簡薨于汴。數日。將士去者十五。汴人以予貴累贈中散大夫。子相率言于朝。請以繼其父任。時已除杜充留守。乃以穎直祕閣爲其判官。尋與充子進士良弼。國學進士秦發參政得罪貶。穎坐貽秦發書。有忽聞遠適。豈勝惶駭等語。降其官。銘作於檜。陳炳德先也。良能仕于者。其元官也。又兩月。遂爲兵部郎中。終其官。後銘居士黃公。夫人第三子。是爲潛。而此銘不載集中。居紹祖。則潛之五世祖也。作銘者公之甥喻良能。前銘敍女適喻葆光者。其父也。以子。唯所賦樂府。猶爲人男五人。皆黃氏出。而其四人俱以文章知名。良倚。良能。同擢紹興丁丑第。良材。國子。謹錄而藏之。併記其龍川陳先生稱烏傷四君子。叔奇者良能字。季直者良弼字。其二人則何恪茂恭。陸朝嘗以太常丞兼權工部郎官。積階朝議大夫。爵義烏縣開國男。有香山集行於世。士樂府。蓋題秦檜所建太平樓。佞臣謂檜也。公沒。迄今百四十有五年。遺文皆散落。所傳誦。潛嘗訪求得他詩文。與樂府合五千餘言。第爲三卷。間又從宗氏得此二銘。於煙雲杳靄間。倏忽之。